



高邮寻根

□ 张正浩

我们一家四代人的户口本上,“籍贯”都印着“江苏高邮”。它静静躺在纸页里,像一颗沉在河泥深处的莲子,三十余年从未抽芽。

我做文旅宣传,走过大半个中国,唯独江苏高邮一次也未曾踏足。可这个地名,我从小听到大。后来才懂,有些故乡不是用脚抵达的,是风捎来的——从高邮湖吹起,越过千里江山,落在浙西常山的一张饭桌上,一落便是大半个世纪。

爷爷今年九十四岁,被阿尔茨海默病困在时间的迷雾里。他常常盯着我端详半晌,问我是谁家的孩子。我说是您大孙子。他开心地拍起手,可过两分钟又会再问一遍。他忘了我们,忘了大半辈子的人世浮沉,却牢牢记得临泽的青石板路,记得恒吉昌药房那排青花瓷药罐,记得厨房飘出的糖醋排骨与双黄蛋的咸香。人的记忆真像一间老屋,后来添置的家什一件件被搬空,最深处那只樟木箱反倒锁得严丝合缝,谁也撬不开。

爷爷是从临泽镇走出去的。民国年月,他是“恒吉昌药號”的张家小少爷,四合院里浸着药香长大。可这份出身后来成了烙印——解放后毕业分配,海边去不得,繁华处去不得,命运一路将他拨到浙西常山。他做过老师,后来成为常山县水利水电局首任局长,再到县政协副主席,也是县里为数不多的省级优秀共产党员。退休后的日子慢下来,爷爷常坐在阳台上发呆。有时叹口气,喃喃地说:“苦啊,少小离家,兄弟姐妹四散到五湖四海,几十年也见不到一面,孤苦伶仃一个人,在浙江……”奶奶听见了,总白他一眼:“你呀,不要叫苦,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。一个孤家寡人来常山,这么多子孙后代承欢膝下。”爷爷就不说话了,对着奶奶笑笑,眼里的落寞散了些。

小时候听父亲说,爷爷性子烈、做事严,学生怕他,下属怕他,家里晚辈也敬他三分。他脸一沉,满屋子都静悄悄的。唯独我不怕他,记事起就天天往他背上爬,揪耳朵、骑大马。那么严肃的一个人,驮着我满屋子转。他年轻时走了太多路,退休后颈椎与腿脚落下病根,在家一宅便是三十余年。所以十几年前父亲陪他回的那趟高邮,几乎是他晚年唯一一次远行。父亲回来时带了张泛黄的旧照,说老宅子还在,只是门面换了营生。他说爷爷平日坐车总晕车,唯独那趟回高邮,一路开心得像个孩子。那时我终日奔波,总以为

执念

□ 安琪

我们于岁月长河中积攒的执念,终将在某个无人知晓的清晨散作烟尘。再回头时,手中沙已尽,指缝间只余风干的纹路。人这一生,唯有两次捧出真心——一次是年少,情窦初开,不问来路,只一腔孤勇,撞向那团名为欢喜的火;还有一次,是阅尽千帆、世事洞明后,偏偏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起初我以为,这不是执念,是我能给你最滚烫的诚意。却忘了人心如潮,不可控,不可留,经年之后才恍然——岁月已把我们都换了模样,连当初的眼神,也不再认得旧时的月光。可那又怎样呢,执念终究是生命里最诚实的证词,它被光阴碾碎,碎成细浪,碎成晚风,碎在我们彼此的命途上,却证明了它的确存在过。你问,值不值得?风没有作答,却转头吹向了康桥,告诉你,挥挥衣袖,不必带走一片云彩。

“回家”随时可以做。

直到父亲走了。

天塌下来从来不是轰隆一声。是某个寻常傍晚,你拿起手机想拨那个熟稔的号码,指尖悬在屏幕上,忽然想起那头再也不会有人应声;是遇到难办的事,第一反应仍是“问问我爸”,而后愣在原地,心口被剜去一块。父亲这座山倒了,我才忽然慌了——怕再过些年爷爷也走了,这世上便再无人说得清张家的根在哪条巷,第几扇门;怕“高邮”二字传到我儿子辈,就真成了户口本上两个毫无温度的符号。

今年盛夏,我带着两个儿子回了高邮。大的十岁已懂些人事,小的三岁还懵懵懂懂。高邮最出名的是双黄蛋,我私下总叫他俩“双黄蛋”——一个拼了命想攥住来路,一个在岁月里渐渐忘了归途,像极了此刻的我与爷爷。

车过高邮湖大桥时正是傍晚。万顷湖面铺着碎金,风卷着芦苇的湿气灌进车窗,裹着一股淡而温的香气。后来在临泽镇的面点摊上我又闻见了——是小磨香油,滴进馄饨汤里,淋在烫干丝上,点在刚出笼的包子褶皱间,醇厚绵长,熟稔得叫人心头一颤。爷爷做饭也总爱滴几滴香油。我小时候嫌这香气太冲,如今站在高邮的晨雾里闻着,眼眶骤然发热。原来一个人的气息真能藏在风里——他忘了,他走了,可风还记得。

高邮的早晨是被早茶铺的白汽唤醒的。街边蒸笼摞得比人高,掀开盖子的一瞬,白汽裹着面香、肉香、笋丁的鲜涌出来。爷爷说过,他小时候在高邮,早上吃上一个三丁包,一整天都是欢喜的。我递一个给大儿子,他咬了一口皱起眉说太甜腻了。我默然不语。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说起童年一只包子,眼底尚且泛起光亮——那哪里是腻,那是他生命里最早、最干净的快乐。小儿子抓着包子啃得满脸欢喜,举着小手冲我笑,晨光落在他脸上软得像融化的蜜糖。

往临泽去的路越走越窄,河网交错,巷弄越织越密。古镇素有“三街六巷九坡台”之说,三条主街纵横,六条深巷蜿蜒,九处坡台随地势起落,像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。我要找的中大街便是三街之一,恒吉昌藏于中大街,爷爷的童年就封存在这张古老的地理印记之中。

可真寻起来却费了一番功夫。青石板被岁月磨得莹润,巷弄交错如蛛网,新旧门牌混杂。我牵着幼子,后面跟着大儿子,在三街六巷绕了两三个来回。最后在中大街中央,我骤然驻足。那一处丁字路口,立着一间斑驳破旧的店面。老门头残损剥落,仅余下几缕模糊褪色的刻痕,隐约辨得出“恒XXX號”几个断续字迹。

如今卷帘门半掩,招牌早已改换,成了“王牌大春卷”。老板告诉我,这地方从前确是张家的中药房,字号恒吉昌。民国那阵子临泽镇上足足七家中药房,中街就占了两家,恒吉昌是顶有名的——药材地道,行医宅心仁厚。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,七家药房尽数收归国有,金字招牌一块块摘了下来。他擦了擦手往临街指,“张家老宅子还在,现在住着十来户人家呢。”

我在中大街,站了很久。

闭着眼感受穿堂风掠过弄巷,仿佛裹挟着远去的药香余韵,又混杂着现世春卷

我游泳锻炼已经20年了。原本是一时兴起,被朋友们拖去好玩的,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。当初,我们都在运河里游,港监码头是我们聚集的大本营。逆水前行,迎风逐浪,水流不急时,游到御码头,回来时顺水漂流,那一个“爽”,刻骨铭心。

开始时,我只在气温高时下水。在老泳友的鼓励下,第二年,就加入到他们的冬泳队伍。冬季游泳和夏季游泳,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。夏季水温高,人在水里可以畅游。正常在泳池里可游一千米以上,时间半个小时左右。如在运河里,由于水流的影响,时间会更长一点。这种运动,练的是体力和心肺功能,长期坚持,自有颐养身心之效。而冬季游泳,是对耐寒能力和毅力的考验。特别是在水温降到七度以下时,脱衣、淋沐、下水,这都需要勇气。入水瞬间,犹如

的烟火气。恍惚间,周遭的人声仿佛骤然退远,脑海里一帧帧复原出百年前恒吉昌药号的全貌。眼前恍若铺开一幕旧时光,竟有几分《白蛇传》里宝芝林的气韵:高阔的木构门头庄重古雅,黑漆鎏金的金字牌匾高悬檐下,笔力深厚。两扇厚重的杉木店门半敞,木格窗棂雕着回纹纹样。店内一排排黝黑的药斗壁层层叠叠,一格一格分门别类,铜制斗环闪闪发亮。伙计身着青布长衫,往来穿梭,抽拉药斗发出清脆的咔哒轻响。柜台宽厚敦实,打磨得油光温润,曾祖父一身素色长衫立在案前,指尖拨动算盘,噼啪声响错落不绝。柜上错落陈列着青白莹润的青花瓷药罐,药香混着甘草、当归、薄荷的清苦甘醇,漫出店门,漫过整条中街的青石板。

而那个张家小少爷,此刻就蹲在这青石板上数蚂蚁,静静等候厨房端出狮子头、糖醋排骨。幻象转瞬消散,眼前依旧是这半卷的卷帘门,烟火缭绕的春卷小店。只剩那一点残存的门头字迹,替我守住这一场脑海里的旧梦,这也是爷爷遗忘了全世界之后唯一死死攥在掌心的旧时光。

如今恒吉昌的店铺还在,老院子还在,老井还在。只是当年的药香换成了人间烟火,张家大院住进了寻常百姓。一间药房救疾苦,一间春卷店暖肚肠,一座四合院接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烟火日常。原来时间从来不会毁灭什么,它只是悄悄把一切换成了另一种模样延续。曾祖父在这里守着药房,爷爷从这里奔赴远方,父亲陪着爷爷回过这里,如今我带着两个儿子站在这里。四代人,同一个铺子,截然不同的人生。这大概便是“根”的意义——从来不是你拥有什么,而是你清清楚楚知道自己从何处来。

离开高邮那天,湖上起了薄雾,天水之间蒙着一层柔纱。车开上高速,高邮在后视镜里渐渐缩成一个小点。小儿子在后座沉沉睡去。大儿子趴在窗边,安安静静望着向后退去的田野。

从前爷爷总说他的父亲比他优秀百倍。那时候我很疑惑,一个在乡镇开药铺的能比县领导能干吗?如今站在这方院子里,我忽然懂了。每一代人心中都矗立着一座山:曾祖父是爷爷的山,爷爷是父亲的山,父亲是我的山。我们总仰望着父辈的背影,觉得那山高不可攀。直到有一天身后的山轰然倒塌,你才惊觉自己早已站在了山峦的位置——身后有两个小小的身影,正仰起头望着你。

我的山倒了,可我,成了两个儿子的山。

传承从来不是一块金字招牌,不是一官半职,也不是一座不变的老宅院。是牵着孩子的手重走父亲走过的路,告诉他这是我们的来处;是把爷爷惦念了一辈子的味道做给孩子吃,把一代代的往事讲给孩子听;是明知道人会老去、记忆会消散,却依然甘愿站成一座山,替身后的人挡住岁月的寒风。

风过高邮湖,我替爷爷回了趟“张少爷”

的家。我没有寻得一个完好如初的故乡,我寻到的是一间飘着油香的春卷店,一座住着烟火人家的老院子……可这些零落的碎片拼到一处,便是我的来处。

车往前疾驰,我轻声对后座说:“下次,爸爸还带你们来。”大儿子脆生生应了一声,小儿子在睡梦里轻轻咂了咂嘴。

风从高邮湖远道而来,越过常山的层层山岗,落在爷爷的窗前。江苏高邮永远都在那里——像户口本上的四个字,像爷爷记了一辈子的恒吉昌——它不会走,也不会消逝。而我也不会再等了。身后有两座小小的山,正等着我领着他们辨认回家的路。

风还会继续吹下去,把来路,吹成归途。

喜鹊

□ 吴毓生

怎么起了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呢
开头便是一个人人生爱的喜字
于是你成了一个象征
象征着吉祥和喜庆

一个男孩子去参加高考
你在他窗外叫了两声
男孩高兴得连喊叫好兆兆
一位老人庆祝九十寿诞
你在他门前飞了两圈
老人欢喜得像孩子般傻笑

每年七月初七
我以为你会飞到天上去
可在那些结婚登记的喜车旁
还是看到了你祝福的身影
你围着那一对对恋人
欢快地飞上飞下
叽叽喳喳叫得比谁都欢

你说
鹊桥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
只有把它建在这俗世凡尘
融入人间烟火
通向寻常人家
你才能无愧你的名字
让传说变得更加美好

赛后

□ 尤琦

银球在灯光下反复弹跳,
像一枚不肯落定的问号。
记分牌翻动如秋叶层层更迭,
有人数得失,我读对手眉间的符号。

年轻时总想把扣杀钉成真理,
如今只愿循着对手的弧线——
那是另一种语言的问候,
在胶皮与底板之间,轻轻转弯。

擂台四面围满沸腾的目光,
我独看那枚穿越网栏的白光:
它不偏袒赢家的掌风,
也不同情擦边的侥幸,
只是忠实地,
往返于两个人的边界,
像一座移动的桥。

也许我仍会伫立台前。
握拍的手势已不似当年凌厉,
却多了一份久别重逢的诚恳。
那些锋利的执着,不知何时,
已被呼吸磨成圆润的弧度。

最欣慰的,是不再追问胜负的自己。
银球未落,便永远有
第三局可打。
生命不息,原是允许一切弧线,
穿过球网,穿过人群,
穿过心头那一点点不服气,
最后轻轻落在它本该落下的地方。

太阳照在白雪皑皑的池边上,闪烁着清冷的曦光。游完泳后,大家寻一避风之地,静拥一身温柔的艳阳。这时有人提议,为了多年的坚持和友谊,我们成立一个冬泳队。一呼百应,大家一致同意。于是,在游泳协会的名下,多了一支队伍——华星冬泳队。

这支队伍聚集了各行各业的朋友,年龄跨度20多年,以泳会友,松散型联系。除了游泳外,每月小聚一次,大家轮流坐庄,纵意谈笑,气氛热烈。这个纯以兴趣爱好聚在一起的团队,竟能一路绵延至今,实是一桩乐事。

只是,许多泳友不再追逐那刺骨寒身的冬泳,而改为室内游泳。这并非豪情消退,而是学会了与岁月和解。如今这一汪碧波,顺势而游,量力而行。泳池换了,水温暖了,但一颗颗逐浪的心依旧滚烫。

泳友

□ 董卫童

百针刺身,手脚僵硬,甚至呼吸凝固,直至游出二三十米,才能逐步适应。在这水温下游泳,一般遵循一度游一分钟的原则,绝大多数人不会超过200米。上岸后,在自来水下冲洗,那可真是极致的享受,如同温泉沐浴,让你神清气爽,一扫刺骨的寒意。当然,冲洗后还需要跑步发汗,驱赶体内的寒气,这更有利于健康。

记得那几年春节,我们常在一起的泳友,大年初一早上,都会聚集到泳池,不畏冰水,直面寒冬,以显示冬泳人的意志和胆魄。2008年春节,泳友们又聚到了一起。早晨的